嘉定趣谈

婺嫣街：老街故事多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婺嫣街

屋檐街接御史巷，婺源庙对节孝坊。
杨氏未嫁抚遗孤，程门双贞守空房。
总舵雄风归尘土，唯剩孤影伴夕阳。
昔日商号依然在，老街故事话苍凉。

在乐山老城区，婺嫣街的名字最是惹人遐想。“婺”与“嫣”二字，古义皆指向美好。《说文》里，“婺”释为“不随从也”，暗含女子之坚贞；《辞海》中，“嫣”解作“美好貌，常指笑容”，描摹女子之容颜。然而，婺嫣街的得名，却有多个版本。

烈女巷：杨氏守节与程家夫人的“误会”

据嘉庆《乐山县志》记载，婺嫣街最正式的来历，要追溯到明代一位关中女子。

当时嘉定州有位主事叫刘佑，聘了一位杨姓女子为继室，未及成婚，刘佑便撒手人寰。杨氏闻讯，大哭着奔赴丧事。刘佑的儿子刘磐见她可怜，劝她回娘家改嫁。杨氏不肯，执意留下守节。几年后，刘磐也死了，留下一个七个月大的婴儿。杨氏便与刘磐的妻子吴氏一起，含辛茹苦抚养那个遗孤成人，直到五十六岁去世，再未改嫁。明代青神的余方池专门写文章祭奠她：“生不忘未面之夫，子死，不忘再世之遗孤。”后来，地方志将她的名字载入《列女传》，节孝祠中摆上了她的牌位，她居住的那条街，从此被叫作“婺嫣街”。

然而，乐山的老百姓似乎更相信另一个版本。这个版本里，婺嫣街纪念的是明代“嘉定四谏”之一程启充的两位夫人安氏和吉氏，安氏是“嘉定四谏”之一安磐的妹妹，颖慧端淑，从小就熟读《孝经》和《列女传》，嫁给程启充后，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后来程启充获罪充军辽东，安氏在丈夫充军期间去世。程启充赦免归来后，又娶吉氏为继室。吉氏二十四岁那年，程启充去世。由于程启充在世时捐款修城、修学校，去世时家中已无余财，程家从此衰落，而吉氏仍固守本分，坚持将儿子抚养成人。

两位夫人的故事，老百姓自然爱听。何况程启充本人就住在隔壁的御史巷。两条紧邻的街，一条住着名人，一条纪念他的夫人，老百姓很自然就把两件事“合并同类项”了，认为婺嫣街，就是为程启充的两位夫人起的名字。

屋檐街：凉厅街上的烟火人间

老乐山人还有另一种说法：婺嫣街本来是叫“屋檐街”的。

因为这条街是典型的“凉厅街”，两旁的屋檐伸得老长，几乎要在街中间合拢。走在街上，抬头所见全是屋檐，所以得了这个名。后来文人嫌“屋檐”太土气，才雅化成同音的“婺嫣”。这个说法虽然少了些传奇味，却多了几分烟火气。

直到今天，还有乐山本地人把“婺嫣”读成“婆妈”，或者干脆叫它“婆妈街”。

婺源庙：一座古庙的传说

更冷门的一种说法，指向了庙宇。

据明万历《嘉定州志》记载，婺嫣街在明代曾叫新市街，而新市街更早以前的名字叫婺源街。之所以叫婺源街，是因为街道中的小巷子御史巷里有一座庙，叫婺源庙。这座庙祭祀的是“五显神”，又称“五圣”“五通”，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财神。因五显神发迹于徽州婺源，故庙名“婺源”，后来这座庙也成为江西人的会馆。在下川南道的道署设在嘉定道门口后，原本僻静的婺源街成了集市，官方改名为新市街，但婺源街的老街名仍流传下来。到民国整理街道名时，“婺源”与“婺嫣”音近，婺源街被写成了婺嫣街。

老街旧事：从总“舵把子”到老牌商场

据乐山老人回忆，民国时期，这条街上住过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乐山的总“舵把子”、乐山县商会的会长刘裕洲。

这条街上也办过工厂，最有名的是建南机械厂，它本是1950年徐树堂创办的一家民营企业。1958年成为国营企业，规模扩大，后与牛华溪半边街的北大机械厂合并，1964年迁到了峨眉县九里镇，还了婺嫣街一个清静。街东头还有一个老资格的企业，1938年成立的岷江电厂，厂址最早在五通桥老龙坝，1958年厂部也迁往峨眉。

此外，婺嫣街还有关于张琼华的故事。她是郭沫若的原配夫人。1912年，十九岁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比他大两岁的张琼华成婚。婚后第五天，他便以上学为名，离开了乐山。这一走，就是二十七年。二十七年里，张琼华守在郭家老宅，侍奉公婆，操持家务。1939年，郭沫若因父亲病逝回乡奔丧，见到张琼华时，深深鞠了一躬。这是她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当着众人的面，郭沫若向她行了大礼。后来郭沫若每月给她寄三十元生活费，保障她的生活。

晚年的张琼华搬到婺嫣街居住。1979年，郭沫若去世后的第二年，乐山举办首届郭沫若学术讨论会。郭沫若与于立群的两个女儿郭平英、郭庶英专程到婺嫣街看望她。当两位“女儿”对着这位眼花耳背的老太太叫出“妈妈”时，她愣住了。她两眼发愣，手脚颤抖，终于听明白了这两个字是给她的，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压抑了一辈子的母性，在那一刻终于释放了出来。一年后，张琼华在婺嫣街家中去世，终年九十岁。

后来，又经历了数次改名之后，婺嫣街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名字。

如今，这条街依然不长、不宽，花鸟鱼虫、美食旧书，一切如常，藏在一城繁华背后的是热闹的“人间烟火”。

片羽时光

檐下，等一场燕归

■ 艾瑞莎

当暮色漫过老街的屋檐，我们一行人还在巷子里转悠。老街对面山上依稀可见翘起的檐角和青瓦，我想，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千佛寺和千佛崖了。霎时，诗人沙雁已经走进了一家茶馆。

“要关门了，你们这会儿还来啊？”老板攥着电瓶车钥匙，嘴角挤出笑意。

“喝茶！”沙雁抬手把黑布包放在桌沿，包带顺着桌边垂落，他一下子坐在椅子上，“听说你们这条街的燕子多，我们专门赶过来，看燕子归巢。”

我选了正对老街风口的椅子坐下。“竹叶青、茉莉花……”我们报了各自的口味。老板手脚麻利，滚烫的水柱落进杯中，茶叶翻了个身。“你们等会儿出门细看，家家户户的檐下都挂着燕窝，电线下那一片白花花的印子，全是它们划下的地界。”说罢抓过前台的钥匙，跨上停在门外的电动车，“嗡”的一声，车影融进老街深处。只留一句“茶喝完了，自己倒，走的时候随手关门”回荡在街头。

茶汤渐渐变淡。听他们聊着燕子的老家在哪里，为什么每年回来都能找到自己的窝，我才放下茶杯，起身到檐下看巢。泥混着干草垒起的巢牢牢嵌在瓷砖上，有些巢是空的，有的挤着两三只雏燕，见人影靠近，便撑着嫩黄尖嘴叽叽叫着，半晌等不来投食，又蔫蔫合上喙。沿着青石板从街头走到巷尾，几乎每户檐下都悬着两三个巢。我返回茶馆的时候，他们还在喝着茶聊着天，等待燕归。

大概七点半，几滴雨落在石板上，渐渐又密了起来。沙雁走到门口看天，“雨这么大，燕子怕是不会回来了，要不……回去了。”小平猛地起身，“来都来了，等等再看。”沙雁不说话，掏出手机又塞回兜里。雨雾漫住整条街，谁也拿不准雨水会不会打散燕子归巢的念头。

挨近八点，细碎的叽喳声顺着雨丝飘进耳朵，隐约又清亮。我起身冲出门外，街边剩两三户人家檐下亮着昏黄的灯，空荡荡的街巷里，窝中雏燕不停叫。不一会儿，雨势缓了大半。不知什么时候，沙雁已经站到了门外。抬头时，两三道墨色剪影破开灰蒙天幕，盘旋几圈，轻巧落在横跨街巷的电线上。转瞬又是五只、十只，越来越多的燕子从四面云影里涌出来，在空中俯冲、抬升、回旋，找到属于自己的落脚处才稳稳停下。小平慌忙掏出手机，举着镜头，不知该拍哪一只。我也掏出手机，拉近站满燕子的那根线，拍不停。

老街的电线横斜交错，燕子越落越多，直到没有缝隙。我踏着积水往回走，溅起的水花湿了脚边，低头看时，脚下的青石板被雨水洗得发亮，上面晃着电线上的燕影，一颤一颤的。这些石板和那翘首在街对面千佛寺的檐角和青瓦一样，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知道，但什么也不说，就站在那里，等燕影掠过，等下一场雨到来。

“哎呀，我遭燕子标记了。”冯老师撑开米色伞，擦着头发丝，又气又笑地向着天空喊着：“谁，谁标记的？”几只燕子擦着她肩头掠过。风裹着茫溪河的潮气漫过来，把满街燕鸣揉成软乎乎的一团，连檐下挂着的旧竹帘都跟着晃了晃。

我们几人挤在檐下，没人再提走的事，大家的目光都黏在那些斜斜掠过的墨色剪影上。有只小燕儿停在茶馆的檐下，歪着脑袋盯了我们好半天，黑亮的眼珠转了转，又扑棱着翅膀飞出去了。

我忽然想起转身跨上电瓶车的茶馆老板。他说“茶喝完了自己倒，走的时候随手关门”的时候，没半点生分，茶钱收了30元。他茶馆的灯亮着，是不是为了照亮檐下那些巢？

雨彻底停了，云缝里漏出半片月亮，把满街的燕影铺在青石板上，和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风从巷口吹过来，混着满街的燕鸣，漫过我们沾了雨的裤脚。其实雨停不停无所谓，重要的是那些墨色的影子到底还是回来了，这个黄昏就算被接住了。

没人急着走。我们就站在檐下，等最后几只晚归的燕子，扑棱着翅膀钻进属于自己的小窝。千佛崖的轮廓在月色里浮出来，像个守了百年的老熟人，静静守着这条街，守着满街停在电线上的小墨点，而我们这群从远处赶过来的人，站在两者之间，淋了一场雨，等到了一场燕归。



三峡美景。 卢先庆 摄

牵着外婆下楼

■ 陈亮

人生况味

算来因寒意迟迟未散，外婆已有近半年不曾踏下楼阶。并非孤苦无依，只是久居屋内，日子久了，便渐渐安于这一方居室。母亲也因此搁置了半年的广场舞，这份孝心，点点滴滴都落在日常里。

每日清晨，外婆醒得很早，多半只是静静地望着屋顶花园的花草蔬果。偶得空隙，才下楼走动，一晃便到正午。吃过午饭，照例要午睡，时而睡得沉久，时而浅眠片刻。醒来再下楼，便独自蜷在沙发一角，默然旁观周遭的一切。一日三餐的饭桌上，我们少有能够交谈的话题，她只是安静地吃完饭，便转身上楼照料小狗。电视机总被我们随意占着，于她而言，看不懂热闹，便索性缄默不语。

有人说，外婆的长寿，大抵源于从前青龙山老屋的岁月。那片山清水秀的故土，清风明月相伴，滋养了她大半辈子。可我总暗自生出另一种念头：那时身旁，尚有外公在侧。如今依旧是清风明月，唯独少了那个并肩的人，这份长寿背后，是一份隐忍而隐晦的孤独，望着都叫人心疼。

她也并非全然无话，和母亲谈起旧时旧事，总能说上许多。聊老屋邻里的长短，记着谁曾待她有恩，谁又曾令她受过委屈，往事历历，耿耿于心。她时常喃喃念叨，想回青龙山看看。原来老人并未糊涂，清醒之时，才更觉孤单。

我便萌生了念头，该陪外婆出去走走了。属于我的尽孝时刻，就从牵着外婆下楼开始。

听闻要出门散步，外婆眉眼一下子舒展开来，满脸笑意。她拄着拐杖，一双罗圈腿，迈步的姿态有些特别，晃晃悠悠，竟像踏着一段奇特的舞步。“外婆，慢些走。”我叮嘱她。她却摆摆手：“你走前面，我怕挡着你。”

我应下，走在前方。外婆枯瘦的手掌摩挲着楼道栏杆，皮肤干涩，划过金属，发出沙沙的轻响。“外婆，我来牵你。”我伸手想去扶。“不用。”她执意不肯。我便在前引路，外婆跟在身后，步子细碎又急促，罗圈腿微微摇晃，竟有种脚下生风的劲头。

行至路口遇上红绿灯，我只得放慢脚步，等着同她一道过街。外婆不识字，红绿信号灯却认得清清楚楚，耳目尚且清明，可我依旧悬着一颗心，生怕出半点差错。她步履参差，时而往前趔趄几步，我又轻轻将她拉回。若不是心知她久未出门，单看这架势，竟会觉得她比我还要利落。

到了小广场，仿佛积攒了半年的气力，此刻尽数释放。她穿行在往来的人群之间，我跟在身后，像个随行的护卫。广场上锣鼓喧腾，广场舞的乐曲、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可这些热闹全然入不了她的眼。她只顾埋头往前走，像是要完成一桩郑重的心事，脚步机械，内里却藏着真切的欢喜。

我原以为，兴致正好，她还能再多走上一圈。可第二圈尚未走完，她便径直走到厕所旁的长椅上，重重坐了下去。是我高估了久居家中老人的体力。仅仅一圈路程，便耗尽了她积攒许久的精力，疲惫漫上来，兴致也淡了。我只好顺着她的心意：“外婆，你就在这里坐着歇会儿，别往远处去。”话出口，竟生出几分孙悟空守护唐僧般的忐忑，又好似刻舟求剑一般，守着这一方小小的座位，怕一转身就寻不见人。

隔了片刻，我折返回来，远远看见外婆正扬起那双干瘪的手，同一位收废品的老熟人唠起家常。两位老人低声絮语，说着各家的琐事，聊身体的病痛安康，言语之间，尽是老年人彼此惺惺相惜的慨叹，恰似九斤老太一般，叹流年，念过往。

归家路上，我终于牵住了外婆的手。她脸上漾着浅浅笑意。这一段短暂朴素的市井烟火，虽来去匆匆，却足以叫她满心满足。

回到小凉山（外四首）

■ 罗莉

七月，小凉山流淌着最热烈的幸福
火把节，深远而绵长
如远山中见沃土
如峰峦峻峭，却又辽阔无边
回到小凉山
眸中见故人，镜中见自己
山一程，水一程
索玛花开的时候，小凉山
流淌着最静谧的幸福
——充满神性和自由的索玛呀
不要试图让我的眼睛去寻找更多的花朵
我这汪盛大的海 只容纳你

再见大瓦山

当天池凝结成雨
滴落在转转花上

蓑衣岭的老石头
也被雪色涂满

钢钎凿过的脊梁
仍在向上生长

开路者的号子
破开了山岗

此刻 万物都是山的旌旗
大地之上 群星之间
这瓦山终将记住你

遇见太阳岛

在有光的日子
遇见有光的你
你恍如光翼的双臂
在光里张开
像燃烧的怀抱
快 扑过去
像初生的婴孩
三江的风醒没醒
嘉州的月来不来
休管

中年

视线的尽头
月斜悬于夜色
漫过千山秋岫

桂香掠过远峦
掠过人间清秋
抬眼，望一轮月——

纵然月光滴落
意态浓浓

待到月明圆满
却又亮得太平淡

千辛万苦求得明月
一地苍白
已长不出相思

鞋

想象你穿高跟鞋
能到的全部地方

想象你穿高跟鞋
不能到的全部地方

把所有高跟鞋
存放在你的半边生命里

让另外半边生命
穿着跑鞋，怀念它

把生命中所有艰难的时刻数一数
用奔跑，替代它

把生命中所有美丽的时刻数一数
关起来，藏住它

生命有两个一半
一半困守，一半远行